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doi:10.30390/ISC.198303_22(6).0008

問題與研究, 22(6), 1983

Wenti Yu Yanjiu, 22(6), 1983

作者/Author：沈鈞傳

頁數/Page：85-9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8](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沈鈞傳

前言

自從一九八〇年七月，印度正式宣佈承認柬埔寨橫山林政權以來，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政府一再受到不結盟國家以南斯拉夫爲首的溫和派的堅決反對；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更利用聯合國、不結盟外長會議以及其他國際性或區域性會議，譴責印度背棄聯合國憲章原則和不結盟的宗旨，承認一個由越南侵略軍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權，使得印度在不結盟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受到了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在印度承認橫山林政權之後，沒有一個非共國家步其後塵，更是甘地夫人所始料不及。

在不結盟運動一九七九年哈瓦那第六屆高峯會議中，主辦國古巴曾企圖將不結盟運動納入共產陣營，造成了會員國間的分裂趨向。溫和派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問題上，一再顯示出團結而強硬的立場，使印度、越南和古巴的親蘇集團陷入孤立。一九八〇年五月，溫和派領袖狄托去世後，甘地夫人有意成爲不結盟運動的領導人，唯其在東阿問題上一貫支持越南和蘇聯，如欲有所作爲，必須改弦易轍，方可取信於世。因此，近年來印度在外交上開始疏離蘇聯，並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企圖在美蘇兩國間採取中間平衡主義的路線，以超然中立的姿態，來改變前此在國際間造成的親蘇形象。對於鄰國，印度也採取睦鄰政策，其與近鄰中共及巴基斯坦的關係正常化已初具成果；東協五國之間的政要互訪也在不斷地展開。印度有意以經濟合作來換取東協對其承認橫山林政權的諒解。

第七屆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原訂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召開，後因兩伊戰爭曠日持久，該年七月中旬，伊朗復大舉進攻伊拉克油田，不結盟國家因安全理由，且懷疑巴格達當局是否有能力召開此一國際性大會，幾經商議後乃一致決定異地由印度接辦，日期也延至今（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舉行。今年參加不結盟高峯會議的國家共計九十七國，主辦國印度除已向九十五國分別發出邀請函外，柬埔寨席位則依照第六屆哈瓦那高峯會議的成例仍予虛懸，亦即印度既不邀請其承認之橫山林政權，也不邀請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承認的「民主柬埔寨」參加；可是東協五國中的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三國以及中共則要求

印度邀請「民柬」甫於去年六月成立的抗越三邊聯合政府主席施亞努親王出席會議。他們一致認為施某為不結盟運動創始人之一，如把他排除在不結盟運動之外，實為一不合理的現象。印度則認為，誰能代表柬埔寨在不結盟會議中的席位？應由這一會議的本身來決定。在大會開幕前夕，東協國家與中共開始向新德里當局頻施壓力。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已開始展開各種遊說活動，中共「總理」趙紫陽也正在非洲十一國訪問，為恢復柬埔寨席位展開外交努力。如果印度在未來的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上堅持討好蘇聯和越南的立場，那麼這一國際性運動的團結不僅再度受到考驗，且將製造更多的不安氣氛。

印度獨立後的東南亞政策

印度獨立以後的政治領導人，對於亞洲其他國家的政策，採取了兩種不同的行為途徑。一為試圖團結亞洲其他地區的國家，形成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俾迫使大國勢力從亞洲撤離，進而要求由亞洲國家自行決定亞洲的命運；一為致力於塑造印度成為亞洲領導人的角色^①。一般來說，這兩項外交目標受到泰戈爾、甘地和尼赫魯等人的哲學及世界觀的影響。因此，在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背景之下，印度在國際關係領域內，很容易地成為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同時也給新興的不結盟運動，提供了團結第三世界所必要的意識型態。一九四七年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關係大會（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通過了譴責荷蘭對印尼用兵的決議案，使尼赫魯和蘇卡諾成為爾後不結盟運動的發起人^②。

印度獨立初期，這兩大外交目標確曾有過相當程度的成就，例如印度在聯合國中反殖民地的成就乃有目共睹的事實，為印尼的獨立也付出了努力和奮鬥的心血，在一九五四年對韓國問題以及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中，也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是中共政權成立以及日本在經濟上驚人的成就，使得印度在軍事和經濟上已無法影響亞洲各國，再加上美國與巴基斯坦在一九五四年簽訂互助合作協定，菲律賓與泰國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凡此種種都腐蝕着印度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在東西冷戰陰影籠罩下，一九五五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不僅中共與印度在會上分庭抗禮，而且不結盟國家中不乏受東西冷戰的衝擊而分裂為親美、親蘇和真正不結盟三個集團。因此，萬隆會議除了空談亞非國家團結合作以外，實質上並未獲得任何重大的成就。而對印度而言，萬隆會議是它對亞洲影響力的分水嶺。一九五五年以前，印度在亞洲扮演領導人的角色鮮少受到挑戰，萬隆會議之後不僅印度第一次不得不將亞洲的領導權供中共分享，而且自此以往，印度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更因此而漸次消退，更可悲者乃是印度國中共竟然低聲下氣刻意奉承幾達十年之久，最後終於導致一九六二年的中（共）印邊界衝突而遭到沉重的打擊，使印度對亞非對

註① Sudershan Chawla,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ndia*, Dickenson, 1977, P. 96.

註② Baljit Singh,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Asia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1976, P. 46.

家的影響力一蹶不振。

印度早期與東南亞國家的接觸係以緬甸和越南兩個國家為主。當年胡志明訪問印度時，尼赫魯接見了這位所謂的「越南第一位民族主義領袖」。由於胡某領導的反對法國帝國主義統治和尼赫魯領導的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在本質上不謀而合，且印、越南當時對於北方鄰近之中國也都懷有戒懼之心^③，因此，印度與東南亞的政治關係一直以越南為中心而逐漸擴及到印支三邦和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印度獨立以後，對越南的外交政策一向遵循下列三項目標：民族自決、和平解決衝突、任何國家不得干涉越南的內外政策^④。一般來說，過去三十餘年來，印度對越南以及印支三邦的外交政策，一直堅守這一原則。一九五四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印支問題日內瓦會議上，尼赫魯曾就前述三項目標提出過六點和平計劃。該年七月簽訂「越南停火日內瓦協定」時，印度與加拿大、波蘭被選為執行日內瓦協定的三國國際監督委員會委員。因此，一九五四至六二年，印度對越南的政策，就在經由國際監委會來完成日內瓦協定所交付的任務，主要在監督一九五六年七月廿日前，在越南舉行全國選舉，以實現南北越在民主基礎上完成統一。可是從一九五六年起，越南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胡志明所領導的北越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政權；而美國復支持吳廷琰出任南越總統，從此越南統一問題因蘇聯、中共在美國的介入而成爲一個由大國支持的代理戰爭的戰場。面對越南內部情勢的急轉直下，國際監委會不僅無法監督越南舉行全國選舉，而且也無法根據日內瓦協定的條款來解決衝突。越南內戰全面爆發後，美、俄、中共三大勢力對如何解決越南衝突各持己見，印度內受共黨顛覆的威脅，外受國際共黨赤禍的蔓延，其外交政策必須從支持反殖民地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鬭爭中轉而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進而發展一個比較積極的對外政策。在大國介入越戰的情勢下，印度最迫切的利益就是使越南的衝突局限在各自領土的範圍之內。如果印度在這一前提下，想要影響其他國家對越南局勢的態度，首先必須重估其過去的外交政策。印度在美國、蘇聯和中共三大強權中，基於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衝突的慘痛教訓，當然反對越南問題依中共的條件加以解決。因此，印度在這一問題上，一直嘗試着去影響美國和蘇聯的態度。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歷時二十五年的越戰結束，有關的美國、南越、北越和越共四方面簽訂了和平協定，美國開始從越南撤退，從此使得印度可以再度對東南亞各國增加影響力，其範圍不僅達到越南，而且也擴及整個印支半島。不過，印度所能做的只是重新調整與印支三邦的基本關係而已。印度決策者深知，只是一味高唱反殖民主義口號或實行模糊不清的亞洲團結的概念，都不會受到鄰近各國的共同支持。越戰後的亞洲各國所需要的乃是擴大具體的經濟和政治合作關係。

印度加強與越南和東協的關係

註③ Stanley Wolpert, *Roots of Confrontation in South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pp. 144-145.

註④ Baljit Singh, *op. cit.*, p. 48.

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印度自甘地夫人執政以來，開始大力鼓勵和東南亞各國擴大外交接觸，一時印度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的政治領袖交互訪問絡繹於途，而印度與馬泰兩國的經濟關係也大為增進。不過就整個東南亞局勢而言，儘管越南境內的軍事對抗已經結束，但整個越南的局勢尚未塵埃落定，亞洲局勢仍然缺乏全面安定的因素。當時的印度外長辛格 (Swaran Singh) 在國會中被詢及印度與東南亞各國談判安全公約的可能性時，辛格表示：「印度無意與東南亞國家締結軍事性公約，但是印度願意在強化這些國家的安全、保障其獨立、以及促進他們彼此間的合作方面」有所貢獻^⑤。印度當時之所以不願對東南亞各國採取明確的政策，主要在避免引起中共的誤解而認為印度聽命於蘇聯的指使。一九七三年越戰正式結束後，印度一方面對於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相繼赤化表示出熱烈的祝賀，同時對印支三邦的重建工作也承諾給予充分的物質支援。印度外交部政策設計委員會 (Policy Planning Committee) 主席巴隆沙拉第 (G. Parthasarathi) 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初訪問越南，參加所謂「越南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成立卅週年慶祝會，會後曾與越南有關當局就各方面的合作關係交換意見。該年年底，印度執政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總結國際局勢的政治報告中表示，一個重新統一的越南誕生以及一個穩定與進步的柬埔寨和寮國的成立，是東南亞和平、穩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⑥。同年印尼外長馬立克 (Adam Malik) 訪問新德里時，印度當時的外交部長查萬 (Y. B. Chavan) 在宴會上表示，印度除歡迎越柬寮進步勢力在東南亞取得勝利外，也贊成東南亞國家協會的目標——自由、中立和區域合作^⑦。無容置疑的，印度有意對促進印支三邦和東協五國的區域合作施加影響力。

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度人民黨 (Janata Party) 執政後，仍然堅守和平共存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新政府與前任甘地夫人的國大黨政府在執行外交政策上最大的差異，在於新政府逐漸放棄親蘇政策而改善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恢復真正的不結盟政策；對於鄰國也一改過去的強硬政策而為睦鄰政策，全力改善印度與中共及巴基斯坦的敵對關係。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也儘量致力於促成彼此間的合作與友誼。一九七七年八月，人民黨政府甫告執政，立即召開印度駐東南亞國家的使節會議，檢討如何擴大與此一地區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人民黨政府除歡迎東協五國促進區域合作所做之努力外，還明白地表示，願將有限的資源供本地區國家分享，俾有助於經濟開發。一九七八年二月，國協第一屆亞太區高峯會議在澳洲雪梨召開，在與會的十二國中，除印度外，還有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會議上討論了若干地區性的經濟問題以及增進相互合作的可能途徑。印度在會

註⑤ *The Statesman Weekly*, Calcutta, June 3, 1972.

註⑥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December 29, 1975.

註⑦ S. D. Muni, "Major Development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July-December 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 1976, P. 416.

中重申反對任何外國軍隊留在本地區，同時還強調印度支持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概念^⑧。

印度對越南新政權的合作關係也採取了若干重要的步驟。首先新德里為率先承認河內新政權的少數國家之一，接着一九七八年二月，印度外交部重要官員康杜(S. Kundu)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河內，以安排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印事宜，同時也試探印越兩國經濟合作的可能性，以及確定印度援助越南的具體計劃和範圍。同年二月廿三日，范文同率團抵達新德里作為期一週的正式訪問，這是過去二十年來第一位越南總理訪問印度。在越南與中共關係日漸惡化以及越南與柬埔寨軍事衝突升高之際，范文同赴新德里爭取外交同情和經濟援助具有很高的政治意義。范文同於二月廿四日在人民黨總理德賽(Morarji Desai)的陪同下向印度國會發表演說，當范氏提到：「回憶過去，越南人民在爭取獨立、自由和再度統一的過程中，諸位代表印度人民所給予我們持續不斷的支持，在此深表感激」時，曾受到全體議員的起立鼓掌。他還進一步表示：「今後一如往昔，這種友誼將如同萬里無雲的晴空似的一望無際，雙方的合作也將開放出燦爛的花朵，而後終將結出碩大無比的果實」。德賽總理在致歡迎詞時則表示：「印度政府準備將我們的經驗和技術供越南人民分享……同時對於正在重建幸福生活的越南人民，我們也願意提供適度的貢獻」^⑨。

印越兩國總理在結束會談後的聯合公報中，一致同意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共同任務，在加速經濟開發，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希望本地區早日達到和平、獨立、中立和合作的目標。公報還特別強調不結盟運動的重要性，並策劃了未來在聯合國討論裁軍問題時的共同策略。兩國總理還一致希望，凡利用印度洋的強權以及其他重要海運國家，在討論印度洋建立和平區的國際會議上，應該充分而毫無保留地和印度洋沿岸及內陸國家保持合作。最後雙方又同意兩國與鄰國的爭端，必須經由和平方式加以解決，外來的強權不得在本地區國家之間製造矛盾與衝突^⑩。

印越兩國總理開始會談後不久，即於二月廿七日簽訂一項由印度向越南提供一億盧比的信用貸款協定，用以購買印度的鐵路設備、牲口及其他貨物。該信貸協定由印度財政部長巴蒂爾(H. M. Patel)和越南外貿部長譚越兆(Dang Viet Chau)共同簽訂，其中規定年利百分之五，本息償還期限長達十年，而且自一九八二年開始逐年償還。這筆信用貸款之金額雖然並不算十分龐大，可是為印度過去向國外貸款中的最大一次單項貸款。除了信貸協定外，印度與越南還簽訂另外四項合作協定：農業研究、貿易與經濟事務、科學與技術、文化與教育^⑪。

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協會之間的關係，除了維持個別國家間的雙邊關係外，還特別重視和東協五國間的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關係。一九七八年三月底，馬來西亞外長利道丁(Tengku Datuk Ahmed Rihuddin)訪問印度，與人民黨政府外

註⑧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7, 1978.

註⑨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25, 1978.

註⑩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3, 1978.

註⑪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27, 1978.

交部長瓦吉巴伊 (A. B. Vajpayee) 以及其他印度政要，包括總理德賽、總統芮迪 (Sanjiva Reddy) 以及教育部長鍾達 (P. C. Chunder) 等人舉行會談，就印度和東協的擴大合作交換意見。當年印度與東協國家個別的關係以馬來西亞最為密切，雙方的合作計劃多達廿六項，雙方的貿易年成長率也高達百分之廿五，印度輸往馬來西亞的貨物主要以手工製品和重機械組件為大宗^②。印度外長瓦吉巴伊在歡迎利道丁外長的晚宴上表示，印度希望最近東南亞和南亞的發展方向能增加各國人民彼此間以及整個地區的力量，俾便抵制外來的壓力，並建立亞洲團結的基本構想。瓦吉巴伊還告訴利道丁稱，印度於馬來西亞促進東南亞區域合作及本地區各國間的和解所作出之貢獻深表欽佩，印度將一如往昔給予東協全面而毫無保留的支持^③。

東協反共立場影響印度的印支政策

一九七五年北越以武力統一越南後，在赤柬竊據下的柬埔寨也相繼成立親中共的波布政權。不久親蘇的越南新政權與親中共的波布政權因雙方邊界問題而迅即兵戎相見。一九七六年河內在寮國永珍成立傀儡政權，使胡志明構想中的赤色印支聯邦，祇剩親北平的柬埔寨尚未納入河內的控制領域。柬越兩個共產政權的邊界，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即已開啓戰端，嗣後戰事日益擴大，實際上支持這一戰爭的為中共和越共兩個亞洲共產政權。河內為了早日驅逐親北平的波布政權，不得不一方面在柬埔寨境內扶植親越武裝力量，進行內部顛覆，另一方面則投靠蘇聯集團，以便與中共及中共所支持的波布政權進行武力攤牌。一九七八年六月越南加入蘇聯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同年十一月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底越南直接介入柬埔寨戰爭，翌年(一九七九)元月三日越南大軍採取閃電攻勢，入侵柬埔寨並打敗中共扶植之波布政權。自此以後，越南與中共的關係立即呈現劍拔弩張的態勢。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以「自衛還擊」的名義，出兵越南進行所謂的「懲罰性」戰爭^④，其目的乃在迫使越軍自柬埔寨撤出，以挽救波布政權失敗的命運。然而事與願違，中共侵越戰爭歷時兩週，無功而退。

一九七九年元月七日，中共一手扶植的柬共波布政權被逐出金邊，橫山林政權在越南支持下，統治了大部份柬埔寨領土，整個印支三邦幾已淪入蘇聯支持的越南之手，從此使得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面對赤禍蔓延深感不安；尤其越軍因追擊波布政權的殘餘武力，屢有越界侵入泰國事件發生，對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波布政權雖然以滅絕人種罪行為柬埔寨人民所唾棄，但越南以武力扶植橫山林政權，四年來仍無撤軍的跡象，這種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危及不結盟國家安全的行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29, 1978.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30, 1978.

註④ Lau Teik Soon, "ASEAN and the Cambodian Problem", *Asian Survey*, Vol XXII, No. 6, June 1982, P. 555.

爲，在國際間已引起廣泛的不滿與譴責；而印度身爲亞洲大國，又爲不結盟國家的領導人，竟然不顧多數國家的立場，在蘇聯和越南的壓力下，承認橫山林政權爲柬埔寨的合法政府，使東協國家大感不滿。他們除了譴責印度自毀不結盟運動領袖的形家外，更通過各種外交途徑，在聯合國、不結盟會議以及國協亞太高峯會議上，爭取各國支持東協五國的立場。越南爲了爭取共產世界以外的國家承認橫山林政權，把爭取的目標集中在印度身上，希望藉印度承認橫山林政權並進而影響第三世界。因此，自一九七八年起，印度、越南以及東協五國三方面，爲了誰是柬埔寨合法政權問題？各自施展外交努力。

印度爲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又是大英國協的一員，很自然地成爲東協各國的朋友，印度對於東協所主張的在東南亞地區建立一個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建議，也一向表示支持，而且印度還希望與東協五國及印支三邦分別建立並擴大各種合作關係，以便進一步鞏固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一九七八年底，當越南直接介入柬埔寨內戰以及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之後，東協五國似已預見越南終將以武力在金邊建立親越政權。如果越南在柬埔寨得逞，東協國家將首遭魚池之殃。因此，東協國家之間紛紛討論由越南難民大量湧入和越柬戰爭所引起的可能發展和影響。此外，東協主要國家的政治領袖也相繼到印度訪問，希望爭取不結盟集團支持東協反對外力干涉柬埔寨問題的立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印尼外長庫蘇馬德瑪加(Mochtar Kusumatmadja)訪問新德里，與印度外長瓦吉巴伊舉行會談，雙方在聯合公報中一致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間的不幸衝突，能夠在不受外國干涉的情況下，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加以解決^⑤。同年十二月中旬，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問印度，與德賽總理和瓦吉巴伊外長舉行會談，會後李總理特別向新聞界透露，兩國都希望不結盟運動能保持不結盟，並爲其他自稱不結盟的國家樹立榜樣^⑥。李總理透露這次會談的內容，顯然希望印度在柬埔寨問題上不得對越南有所偏袒。一九七九年元月廿二日，亦即金邊失陷後兩個星期，馬來西亞首相胡先翁(Dato Hussein Bin Onn)也赴新德里訪問。胡先翁除了曾與德賽就越南進軍柬埔寨局勢新發展交換意見外，還在一次記者會上表示，東協國家對於「外來強權干涉柬埔寨問題」深感遺憾，但願外來強權迅速自柬埔寨撤軍^⑦。

印度人民黨政府自執政以來，一直標榜獨立外交，對於美蘇兩國的政策以及中蘇共衝突都較前國大黨政府具有彈性，對於越南出兵柬埔寨以及中共發動懲越戰爭也作了同樣的反應，呼籲雙方自他國的領土立即撤軍。在過去歷次不結盟國家的集會上，印度一直反對波布政權代表柬埔寨，主張將柬埔寨席位虛懸。在一九七九年第卅四屆聯合國大會上，印度一開始就堅持立場，反對波布政權代表出席大會，同時也未提議由橫山林政權取代波布政權的地位。印度的這一立場，使得它和一向友好的東協五國之間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 16, 1978.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⑦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25, 1979.

，發生了微妙而錯綜複雜的關係^⑱。

印度人民黨政府對於承認柬埔寨橫山林政權，一開始就採取了搖擺不定的政策，主要是由於人民黨政府本身是一個各種不同派系的組合，一九七七年執政以來始終就缺乏共同的認知。到了一九七九年黨內派系鬭爭已演變到瀕臨分裂的地步，影響所及，外交政策也就舉棋不定。除此以外，來自蘇聯和越南的壓力，一再催促新德里承認橫山林政權，但是一向與印度極為友好的東協五國卻在不結盟會議及聯合國大會上處處給予新德里難堪，致使印度人民黨政府雖然一再表示有意承認柬埔寨新政權，可是始終未付諸實施，直到一九八〇年大選後甘地夫人重掌政權，承認橫山林政權也拖延了半年之久。

共黨越南爭取印度承認橫山林

印度人民黨政府對承認柬埔寨新政權政策搖擺不定，可以從德賽總理及瓦吉巴伊外長的言論中窺其端倪。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日，德賽在新德里所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上指出，不干涉他國內政一向是印度的外交政策，一般來說，印度承認一個政府，決定於是否有效統治，柬埔寨新政府一旦提出要求，印度將給予承認^⑲。可是印度的此一立場隨即遭到東協國家的不滿和世界輿論的抨擊，使德賽總理在考慮承認柬埔寨橫山林政權時不得不多所顧忌。因此，儘管印度駐河內大使已於該年元月底，將橫山林政權要求承認的請求呈報新德里外交當局，德賽政府卻採取了比過去審慎的態度，其理由為：印度需要一段時間來證實橫山林政權是否已穩定地控制全局；在不結盟國家集會討論之前暫不擬宣佈正式承認橫山林政權；柬埔寨新政權尚未得到聯合國的席位，而且安理會討論時勢必遭到中共和美國的否決。因此，在波布的赤柬武力仍在若干地區頑抗、橫山林政權尚未鞏固其統治之際，德賽在另一次記者會上表示，承認問題有待進一步觀察後再作決定^⑳。印度外長瓦吉巴伊也在國會中表示，目前聯合國一五〇個會員國中，只有十五國承認柬埔寨新政權，印度暫時無意跟進，除非金邊的局勢確已穩定，否則仍將繼續注視其未來發展^㉑。

越南爲了爭取印度早日承認橫山林政權，並獲得東協國家對於河內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有所諒解，曾派遣外交代表訪問印度，而且希望透過印度來影響東協國家。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越南教育部長阮氏平夫人(Nguyen Thi Binh)以特使身份訪問新德里，分別與印度外長瓦吉巴伊及總理德賽舉行會談，討論東南亞局勢。阮氏告訴印度當局稱，橫山林政權已全面控制柬埔寨

註^⑱ Walter K. Anderson, "India in Asia, Walking on a Tightrope", *Asian Survey*, Vol. XIX, No. 12, December 1979, p. 1249.

註^⑲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21, 1979.

註^⑳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 1979.

註^㉑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23, 1979.

，印度既然不承認波布「法西斯」政權，而且早已給予橫山林政權物質上的援助，此無疑顯示印度在承認金邊新政權的立場已向前提進一步。阮氏希望印度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俾促進印支半島的和平與安定。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舉棋不定，主要是因為對於橫山林是否已全面控制柬埔寨仍感懷疑，同時印度認為越軍尚未撤出東境，貿然採取承認行動，很難獲得不結盟國家的同情²²。阮氏的新德里之行失敗後，曾由蘇聯出面促使印度派遣一位大使級的代表，分赴東協及越南訪問。這位前印度駐美大使曾向東協國家轉達越南總理范文同所建議的越南願與東協國家集體或個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換取東協承認橫山林政權。東協國家領袖經相互磋商後，拒絕了這項建議。他們認為，在舉行任何關於公約的談判前，越南必須撤出柬埔寨，以表示它與鄰國和平共處的願望，否則即使簽訂一紙互不侵犯條約，恐仍然沒有任何價值²³。

一九七九年中，印度人民黨內部發生分裂，政治上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伺機東山再起。此後不久德賽總理被迫辭職，總統雷迪與看守政府商議後決定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德賽總理及瓦吉巴伊外長原訂該年年底親自訪問東南亞各國之行亦告取消。印度人民黨政府當政不及三年，由於內部缺乏團結，外交政策也搖擺不定，對於承認柬埔寨合法政府的態度，由於分別受到來自蘇聯和越南，以及東協五國的壓力，始終採取拖延的政策。一九八〇年初，印度舉行大選，甘地夫人重掌政權，其外交政策雖較過去具有彈性，但因在競選政綱中已明示，要承認所謂的「柬埔寨的新革命政府」²⁴，所以對橫山林政權的承認只是遲早而已。

一九八〇年一月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重返政壇，承認橫山林政權原是必然的事，但是卻遲遲不見行動，主要是一方面受到蘇聯入侵阿富汗在國際上所受到衝擊的影響，另一方面甘地夫人在外交上尚需取得東協五國的同情，所以不得不選擇一個比較成熟的時機。在此期間，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政府為了爭取東協五國，曾於一九八〇年三月邀請馬來西亞當時的副總理馬哈蒂（Mahathir Mohammed）訪問新德里，商討雙邊經濟合作問題，隨後由印度馬德拉斯大學南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舉辦了一次「印馬關係」討論會，商討雙方擴大在經濟、工業、科技等方面擴大合作的層面。該年五月中旬，印度復與印尼簽訂一項經濟合作協定，印度準備協助印尼建立大水泥廠、鋁廠、造紙廠、水力發電站以及其他相關的工業。印度希望透過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經濟合作，進而擴大與東協五國的聯繫，以便在承認橫山林政權等，沖淡東協國家的不滿情緒。甘地夫人新政府甫告就職，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立即訪問新德里，其目的在重新調整印蘇關係，爭取印度對蘇軍入侵阿富汗的外交支持，當然也希望印度早日兌現承認橫山林政權的競選諾言。可是甘地夫人向有領導不結盟國家的雄心；並不再願意被第三世界國家視為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形象

註²²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12, 1979.

註²³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註²⁴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December 2, 1979.

，所以不論阿富汗問題和柬埔寨問題，印度都不能做得太形露骨。因此，葛羅米柯訪印時，印蘇雙方對柬埔寨問題竟然避而不談，由此顯示出印度對此一問題的微妙反應和謹慎態度。該年四月七日，越南總理范文同率團訪問新德里，顯然在配合蘇聯所展開的外交攻勢。在范文同訪問印度之前，蘇聯副外長費育賓已先到河內與金邊，希望促成印支三邦與東協對話。當范文同抵達新德里之際，費育賓與親蘇的古巴和坦桑尼亞外長也都不約而同地在新德里出現，這種不尋常的現象當然更加耐人尋味。對范文同訪印而言，其主要的目的當在勸說印度政府儘早承認橫山林政權，爲了達此目的，范文同對印度極盡討好的能事而稱讚「印度是亞洲和平與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還表示他將訪問克什米爾此一印度「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之一²⁵。克什米爾一向爲印巴兩國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范文同不惜犧牲巴基斯坦來討好印度，其急於要求印度承認橫山林政權之用心已表露無遺。

印度承認橫山林所帶來的衝擊

范文同訪問印度後，新德里立即於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旬遣其主管東亞事務的外交部秘書（副外長）岡薩維斯（Eric Gon-salves）抵達新加坡訪問，正式告訴東協國家，印度已考慮承認目前金邊的柬埔寨政權。越南外長阮基石（Nguyen Co Thach）也於同年五月十日在吉隆坡的記者會上宣稱，印度業已向越南肯定地承諾，即將承認金邊的橫山林政權。印度爲了安撫東協國家的強烈反對，決定派遣外交部長勞奧（P. V. Rao）前往吉隆坡，參加六月下旬召開的東協五國外長會議，並於會前先行與東協各國進行個別磋商，企圖以經濟合作誘使東協五國同情印度對越南的立場。可是在東協外長會議召開前夕，越南駐柬埔寨部隊突於六月廿三日以武力侵犯泰國，其用意不僅在強調柬埔寨局勢不可改變，以及波布政權的武裝游擊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作爲，對東協國家也具有警告示威的作用；而且另一方面也在迫使印度外長取消參加東協外長會議和催促新德里早日兌現承認柬埔寨親越政權的諾言。果然越南進兵泰邊不久，印度政府突然宣稱，勞奧外長因母親病重垂危而取消吉隆坡之行，使得東協國家與印度的談判計劃宣告流產。印度這項突然的行動，顯然是印度即將宣佈承認柬埔寨政權的前兆²⁶。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印度外長勞奧向國會正式宣告：「印度政府立即與橫山林總統所領導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向國會議員道出了承認的兩點理由：一爲承認橫山林政權，印度政府早已有所承諾，而這項立場也符合印度絕大多數的民意；二爲柬埔寨歷經種種可怕的折磨之後，極需國際社會的全力援助，以便發展經濟、恢復內部創傷、並重建一個獨立自主的

註²⁵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pril 8, 1981.

註²⁶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廿八日。

不結盟國家地位²⁷。印度是第一個正式承認橫山林政權的主要非共國家。作爲一個亞洲的大國、不結盟運動的主要領導國，竟然不顧國際正義，承認一個不爲聯合國及不結盟運動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橫山林政權。這項偏袒蘇聯和越南的選擇，自然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除中共表示最大不滿之外，東協五國則重申承認波布政權的原則不會改變，並指責印度違反聯合國憲章。新加坡外長達納巴蘭 (Suppiah Dhanabalan) 表示，印度的承認無助於在柬埔寨實現和平，而只會有助於蘇聯及其代理人越南，同時也意味着寬恕越南對不結盟國家的侵略行爲，印度作爲不結盟運動的領導人已使人感到懷疑。

印度正式承認橫山林政權，雖然可以說是蘇聯和越南的一項外交勝利，但是印度卻付出了在亞洲以及不結盟運動中日漸孤立的代價。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國協第二屆亞太區高峯會議在新德里召開，與會的十六個國家中包括了東協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主辦國印度爲唯一承認橫山林政權的國家。甘地夫人在開幕詞中對柬埔寨問題只輕描淡寫地一語帶過，可是李光耀總理卻理直氣壯地譴責甘地夫人缺乏政治原則。會議期間，各國元首對柬埔寨問題因爭論不休而無法達成協議，最後爲了保留主辦國家的面子，通過了一項措詞相當溫和的公報，其中有關柬埔寨的條文爲：與會國家對外國繼續干涉柬埔寨表示嚴重的關切，並敦促各國應合理地解決這一問題，以保證柬埔寨的主權、獨立和中立地位；同時還呼籲外國軍隊必須從柬埔寨撤出，俾柬國人民在和平與安定的環境中，自決其前途²⁸。這是印度自一九七九年第卅四屆聯大以九十一票對廿一票通過要求越南撤軍的決議案以來，首次正式向要求撤軍讓步而同意多數國家的意見²⁹。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開第六屆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上，以地主國古巴爲首的親蘇集團，在卡斯楚一手策劃下，不僅未提越南在蘇聯公開支持下侵佔其不結盟鄰國柬埔寨的領土，而且當與會國家討論柬埔寨代表權問題無法達成協議時，卡斯楚竟然以主席的身份，片面宣佈把「民主柬埔寨」的代表團擠出會場，使柬埔寨在不結盟運動的席位從此虛懸。隨後不久，在聯合國大會討論柬埔寨代表權問題時，不結盟國家在聯合國的代表們再度爲此相持不下，在九十一個不結盟國家中，卅五國支持波布所領導的「民主柬埔寨」；廿五國支持以橫山林爲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廿四國棄權；七國缺席³⁰。印度在聯大會議上曾爲此提出一項擱置動議，要求大會終止討論柬埔寨代表權問題，並將此一席位虛懸。印度的這一動議在僅有卅九國贊成、七十六國反對、廿三國棄權的情形下遭到否決³¹，使波布政權仍然保有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

註²⁷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ly 8, 1980.

註²⁸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Sept. 9, 1980.

註²⁹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Sept. 12, 1980, P. 26.

註³⁰ K. P. Saksena, "Non-Alignme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1-2, Jan.-June 1981, P. 95.

註³¹ *UN Chronicle*, Vol. 16, No. 6, July-October 1979, PP. 6-8.

根據一九七九年哈瓦那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的決定，柬埔寨代表權問題交由不結盟運動「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繼續研究，俾向一九八一年在新德里舉行的外長會議提出報告。會前，不結盟運動各主要國家，紛紛在聯合國走廊上展開遊說活動，謀求對重大國際問題的共同立場；古巴、印度、南斯拉夫以及越南的代表和特使更是頻頻互相訪問，俾就會議宣言達成協議；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三個不結盟東協國家和巴基斯坦的代表也四出活動，試圖向地主國印度施加壓力，邀請波布政權出席會議，並爭取各國將譴責越南出兵柬埔寨和控訴蘇軍佔領阿富汗兩件事實列入大會宣言。可是由於地主國印度不願多數國家的立場，竟然邀請了橫山林政權代表列席，而對於波布政權的代表則拒絕發給簽證，同時在宣言草案中也未列入譴責越南與蘇聯佔領鄰國領土的字眼，因此引起各國的爭辯和指責。印度總理在開幕詞中對這兩件事實所注目的問題竟然隻字未提，而僅以「亞洲危機重重」一語加以搪塞，對於蘇聯軍事干涉阿富汗事件也一筆帶過^②。因此會議經過爭論和譴責以後，不得不將宣言加以修正，最後的通過的大會宣言雖未指名攻擊蘇聯和越南派兵佔領不結盟鄰國，但是已列入「消除外來的軍事干預、軍事佔領」等字眼，同時還主張「全力促使東南亞和西亞危機的和平、公正解決」^③。印度自從承認橫山林政權後，雖然屢次在聯合國大會及不結盟會議上主張排除波布政權，但是經由東協國家的一再努力和堅持，由蘇聯和越南所扶植的橫山林政權始終未能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結 論

由於波布所領導的「民主柬埔寨」以滅絕種族罪行被國際所唾棄，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雖經東協國家的努力而能繼續保持，但真正原因並不在同情一個由中共所支持的赤色政權，而是在反對越南以軍事力量佔領不結盟的柬埔寨，另立橫山林傀儡政權，而且也在反對越南不願聯合國要求它撤軍的決議而繼續留駐柬埔寨。可是自印度於一九八〇年承認橫山林後，無論在聯合國或不結盟運動中，東協國家已體會到，要想繼續在聯合國排斥橫山林政權，必須罷黜惡名昭彰的波布，而讓其他抗越的東國政治領袖來領導「民主柬埔寨」，藉以改變國際視聽，否則波布政權的席位遲早會被橫山林政權所取代。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與折衝，波布在「民主柬埔寨」的領導權終被剝奪，一個由施亞努為首，包括喬森潘和宋山的三派聯合政府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六月成立，使柬埔寨問題有了重大的改變。此後，東協國家所努力的是在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讓柬埔寨人民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自行決定其命運。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0, 1981.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6, 1981.

一九八〇年五月，不結盟運動碩果僅存的締造者之一的狄托去世。此後能夠領導這一組織的當推古巴頭子卡斯楚和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可是古巴爲不結盟運動中的親蘇派領袖，在上屆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上曾鼓吹不結盟國家是社會主義集團「天然盟友」的主張而引起以南斯拉夫及東協國家爲首的溫和派交相指責。而且卡斯楚又在會議上片面將波布所領導的「民主柬埔寨」摒棄於會議之外，致使古巴的親蘇形象更形曝露。今後不結盟運動的領導權一般都看好甘地夫人。甘地夫人自一九八〇年大選重掌政權以來，確已逐漸改變其過去一貫的親蘇作風，儘管她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問題上仍然偏袒蘇聯，但是在改善其對美蘇關係以及對鄰國採取睦鄰政策，似已取得不結盟國家的信任。這一年來印度對於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以及促使越南自柬埔寨撤軍，以便早日解決印支國家與東協國家間的衝突，也作了許多外交努力。東協五國對於印度承認橫山林政權所提出來的解釋，亦即承認一個政權並不表示贊成一個政權，也給予相當的諒解。印度對於東協要求越南自柬埔寨撤軍的政策也表示了同情。可是第七屆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即將於今（一九八三）年三月初在新德里召開，究竟誰能代表柬埔寨出席大會？再度成爲印度與東協國家爭論的主題。東協國家在會前已展開外交活動，希望印度邀請領導「民主柬埔寨」的聯合政府總統施亞努出席會議，而印度與越南則主張遵照上屆高峯會議的決議，繼續將柬埔寨代表權予以擱置。印度解釋其立場爲，東主國無權改變上屆大會的決議來邀請施亞努出席大會，會籍問題只有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本身才能作出決議。因此，在未來的不結盟高峯會議中，柬埔寨代表權勢必再度引起爭議，印度如果無法使這一問題得到會中多數國家滿意的結果，不僅有損其不結盟運動領導人的形象，而且也影響不結盟國家間的團結與合作。

新編實用美國俚語與口語

徐安生 編著

本書搜集常用美國俚語、口語共千餘句，附解釋、例句、是學習英語的最佳工具書。

40開本一〇八頁全一冊

實售新台幣伍拾伍元（含郵費）

郵撥五七〇二三七號徐安生帳戶。